

安徽大学汉语言文字研究丛书

主编 黄德宽

袁晖

· 卷 ·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安徽大学出版社

安徽大学汉语言文字研究丛书

主编 黄德宽

袁晖 · 卷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安徽大学汉语言文字研究丛书·袁晖卷/袁晖著.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3.3

ISBN 978-7-5664-0313-1

I. ①安… II. ①袁… III. ①汉语—文集 IV. ①H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96649 号

AN HUI DA XUE HAN YU YAN WEN ZI YAN JIU CONG SHU

安徽大学汉语言文字研究丛书

YUAN HUI JUAN

袁晖卷

袁晖著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安徽大学出版社
(安徽省合肥市肥西路 3 号 邮编 230039)
www.bnupg.com.cn
www.ahupress.com.cn

印 刷: 合肥远东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70mm×240mm
印 张: 29.5
字 数: 338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68.00 元
ISBN 978-7-5664-0313-1

策划编辑: 康建中
责任编辑: 卢 坡
责任校对: 程中业

装帧设计: 刘运来
美术编辑: 李 军
责任印制: 陈 如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551-65106311

外埠邮购电话: 0551-65107716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551-65106311

总序

黄德宽

汉语言文字学是以汉语言文字为研究对象而形成的学科,这是一门渊源久远、积淀深厚的学科。对汉语汉字的研究,我国先秦时期即已肇绪,然而作为现代意义上的汉语言文字学,其历史大体上也只有百年左右。

安徽大学的汉语言文字学学科是从上个世纪 80 年代之后才较快成长进步的。经过 20 多年的建设,目前这个学科不仅能培养硕士、博士、博士后等高层次研究人才,同时还成为全国高等学校重点学科之一,在教学、科研方面都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绩。

汉语言文字学学科的发展和进步,是本学科诸多先生艰苦努力的结果,对他们的学术贡献我们不应忘记。总结发扬他们的学术精神和学科建设经验,是新形势下进一步加强学科建设、推进学科持续健康发展的任务之一。因此,我们启动编纂了“安徽大学汉语言文字研究丛书”。

这套丛书共 10 种,入选的 10 位教师是对本学科发展做出贡献的众多教师的代表,他们基本上是本学科各个方向的带头人和学术骨干,各卷所收论文也基本上反映出各位老师的主要研究领域和代表性成果。除已经谢世的先生外,各文集主要由作者本人按照丛书的编选宗旨和要求自行选编完成。

在编纂这套丛书的过程中,我一直在思考,高等学校的学科建设到底如何开展才是应该提倡的? 学科建设最为关键的要素到底有哪

些？对这些问题，我担任学校校长期间没少讨论过，时下我国高校关于学科建设的经验也可谓“花样翻新”、“层出不穷”。沉静下来，就我们这个学科的发展来看，我认为最重要的恐怕还是以下几点：

一是要以人为核心，尊重学者的学术追求。学者是学科的载体、建设者和开拓者。学科的发展主要靠学科带头人、学术骨干和以他们为主组成的团队。坚持“以人为核心”的学科建设思路，就要尊重学者，尊重他们的精神追求、研究兴趣和个性特色，最大限度地为他们提供自由发挥的空间，而不是用考核的杠杆和行政的手段迫使他们按设定的路径行事；那样很容易扼杀学者的研究个性和兴趣，也不大可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高水平研究成果。汉语言文字学学科的研究特色和重点，几乎都是各位教师自身研究领域的自然体现，他们坚持自己的研究方向，形成自身的研究风格，探索自己感兴趣的课题，因此能不为流俗左右，远离浮躁喧嚣，耐得住寂寞，甘愿坐冷板凳，最终取得累累硕果。

二是要以人才培养为根本任务，教学科研相得益彰。大学最根本的职能是培养人才，这就决定了大学的学科建设必须以人才培养为根本任务，将教学、科研紧密而有机地结合起来。汉语言文字学学科的教师，长期以来坚守在人才培养的第一线，他们将主要时间和精力都花在人才培养上，而且大家都很热爱自己的教师职业，像何琳仪先生就是在讲台上走完生命的最后历程的。汉语言文字学学科近年来不仅培养出一大批优秀的本科生、研究生，而且在汉语国际教育方面成绩突出，培养了许多外国留学生，在学校合作共建的孔子学院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翻看这些文卷，不难看出，将科研与教学和人才培养工作密切结合，用科研成果丰富教学内容，结合教学开辟新的科研领域，是汉语言文字学学科教师的共同特点。一个学科建设的成就，既要看科学研究，更要看人才培养。围绕人才培养的学科建设，应该是大学学科建设必须坚持的原则。这一点我以为是大学学科建设尤为值得重视的。

三是要日积月累，聚沙成塔。学科建设是一个漫长的积累过程。

人文学科的发展关键是学者队伍的集聚、教学经验的积累和研究领域及特色的形成,更需要长期的努力。因此,开展学科建设不能急功近利,不能只寄希望于挖一两个有影响的学术带头人而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学科建设应该遵循学术发展的规律,通过创造环境、精心培育,让其自然而然的生长。近年来,许多高校将学科建设当重点工程来抓,纷纷加大投入,不惜代价争夺人才,虽然也可以见效一时,但是从长远看未必能建成真正的一流学科。这方面有许多教训值得记取。我校汉语言文字学学科的成长,尽管也得到国家“211 工程”重点学科建设项目的支持,不过在实际建设中,我们还是坚持打好基础,通过持续努力,不断积累,逐步推进。我们深感,这个学科目前的状况离国内一流高水平学科的要求还有不小的差距。但我们相信,只要遵循规律,持之以恒,其持续发展应该是可以预期的。

四是要开放兼容,培育良好学风。学科建设应该注重自身特色和优势的培育。强调自身特色和优势并不意味着自我封闭,而是要通过学术交流不断开阔学术视野,以开放兼容的学术情怀向海内外同行学习。我校汉语言文字学学科较为重视学术交流,各学科方向的带头人或骨干,先后在中国语言学会、中国训诂学会、中国文字学会、中国古文字研究会、中国音韵学会、华东修辞学会、安徽省语言学会等全国和地区性汉语言文字研究的学术团体中兼任学会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副秘书长、常务理事等职务,促进了本学科团队与国内同行的交流。同时,我们重视加强学术交流与合作,不仅经常性邀请国内外学者来校讲学交流,还特聘著名学者参与学科建设,承担教学科研任务,逐步形成开放兼容的学科建设格局。从书中收录的高岛谦一、陈秉新、李家浩三位先生就是本学科的长期客座教授或全职特聘教授。开放兼容的学科建设思路,其核心就是要将学科建设放在本学科发展的总体背景下,跟踪学术前沿和主流,形成学科自身学习和激励的内在机制,并确立自身的发展目标、特色追求和比较优势。学科建设要实现开放兼容,要注意协调和处理好学科内外部的各种关系,这不只是要处理好相关利益关系问题,还要形成学科发展的共同理想,尤为重要的

形成优良学风。优良的学风是学人之间合作共事的精神纽带。一个学科只有崇尚学术、求真务实蔚然成风，学科成员才能做到顾全大局、团结协作、相互兼容。良好的学风，也是学科赢得学术声誉、同仁尊重和开展合作交流的基础。这一点应该成为汉语言文字学科建设长期坚持和努力的方向。

人文学科有自身的特点和发展规律，最让人文学者神往的，当然是产生影响深远的学术大师，形成风格独特的学术流派。在当前社会和教育背景下，这好像是一个高不可攀的目标。但我以为，只要创造良好的学术环境，遵循学科建设和发展的规律，经过代代学者持续不断的努力追求，在一些有条件的高校将来产生新的具有中国作风和气派的人文学科学派也不是没有可能。

我校汉语言文字学学科还有一大批默默奉献的教师和很有发展潜力的青年教师，他们是学科建设的基础和生力军。我相信，这套丛书的编纂出版对他们也是一个激励和鼓舞。见贤思齐，薪火相传，一个良好的学术环境和氛围，必将促进汉语言文字学学科不断取得新的成绩和进步。

2012年立春于安徽大学磬苑

前　言

光阴似箭催人老，昨日少年今白头。不知不觉，我已进入古稀之年。回想自己学习语言课程的历程，也将近一个甲子了。大概是 1954 年，那时我在师范读书，学校开设了语法课，学习曹伯韩先生的《语法初步》，毕业时推荐上了安徽师范学院中文系，讲授“现代汉语语法”的是名师张涤华先生。张先生在目录学领域也享有盛名。他教学严谨，逻辑性强。他旁征博引，善于比较，讲课极有魅力。他还自编讲义，引例准确生动，阐发规则，很有说服力。教学中他常安排一些课堂讨论，不断启发学生去思考。张老师的教学使学生的语法基础打得很扎实，对学生学习其他课程，对学生以后的教学工作有很大的帮助。他编撰的《现代汉语》(上册)，在 20 世纪 50 年代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是我国较早由国家出版社出版的教材。除此之外，当时我们还读到了吕叔湘、朱德熙的《语法修辞讲话》，王力、吕叔湘、黎锦熙、张志公以及林裕文等名家所写的适合青少年阅读的语法知识读物，这些在县市的新华书店也很容易买到的。我感到，语法基础打得牢，日后学习语音、文字、词汇、修辞就省劲多了，因为不管是语音、文字，还是词汇、修辞，都离不开对词语结构和功能的分析。我很庆幸在青少年时代，就能得到名师的教导和名家著作的滋养，使得一开始在语法学步时，就留下了踏实的足迹和清晰的履痕。

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领导让我把教学的重点放到修辞方面，并确定张须(煦侯)先生做我的指导老师。那一段时间，我如饥似渴地听张须老师讲《文心雕龙》。张老师逐字逐句细致讲解，深入浅出，让学生受益颇多。张老师对古代文论和史学有深入的研究，著述甚丰，又写得一手好杂文，这使得他对古代修辞学遗产的发掘，丰满而有厚度。从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到 60 年

代初期，学校正在进行教学改革，强调语言教学必须关心社会语言生活，联系语言运用的实际，因此，长期被排斥在“现代汉语”之外的修辞马上就吃香起来。所谓“改进文风”、“提高语言的表达效能”等，都与修辞有密切关系，需要把修辞请出来解决语言运用上的问题。于是我们就修订教学大纲，重新编写教材，在张老师的关怀指导下，我的学长石云孙和我一起编写了《现代汉语修辞》教材。“文化大革命”时期，老师的正常教学和生活被摧毁了，我也离开了所在的学校去从事别的工作。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国家恢复了高考，我于 1978 年调到安徽大学，继续承担“现代汉语”的教学工作。1980 年，我得到去复旦大学进修的机会。有幸的是，进修中的指导老师是著名的语言学家胡裕树教授，得以听到他的语法研究的专题课，并被他在学术上不断探索的精神所深深感染，为他教学中的活跃的思辨学风所折服。在研究所，每隔一两个星期，他就安排一些青年教师做学术报告，大家进行评议，这大大提高了我的科研能力。在进修期间，我完成了第一本修辞专著《比喻》。后来又参加了胡老师主编的《现代汉语》的增订工作，执笔“修辞”一章。长期以来，修辞学界有一种“辞格中心论”，甚至认为修辞学就是修辞格。这当然是一种误解。以前选词、造句的教学与词汇、语法部分纠结较多，甚至完全一样，这正说明我们对词句修辞研究得不够，在客观上也给“辞格中心论”提供了滋生的土壤。为了消除这方面的误解，增强教学的实用性，在编写教材时，有意将辞格分解到词语、句子中去讲解，这样对于提高学生的语言能力，也许会有所帮助。但是这不等于否定了辞格在修辞教学中的重要性，辞格应该在修辞教学和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20 世纪 50 年代中后期，高名凯先生发表了《苏联学者关于风格学问题的讨论》、《文风中的风格问题》、《语言风格学的内容和任务》等论文，不仅全面介绍了上世纪 50 年代初期苏联学者关于语言风格学讨论的情况，而且还系统阐发了他的观点，对于我国语言风格学的创建，起了巨大的开拓和推动作用。高名凯的论文在教学改革热潮中成为一种助力，当时有些学者就提出以语体为纲，构建新的修辞学的主张。我如饥似渴地学习高名凯先生的论文，并深深感到，语体不仅有助于修辞学的革新，特别有助于语言的运用，可能在学科建设上开辟出一条新路。

以往，我们对语言进行研究和观察时，重点多放在语音、语义、功能等几

方面，对色彩往往忽略。其实，色彩在语言中，与语音、语义、功能等具有同等的地位。色彩，这个语用要素，也是语体的灵魂，过去研究得很不够。要建立和发展语体学，对色彩的探讨就是一项基础工作。在语体运用中，词、句、辞格、章法等，都可以根据色彩的不同，划分为通用成分、专用成分和跨体成分，对这些成分在语体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细致描写和务实研究，学术研究才能取得突破和发展，不致做些纸上谈兵和空中楼阁的无用功。我感到，从微观的具体的语体成分入手进行分析研究，许多具体的成分了解清楚了，那么各种不同的语体类型的整体系统掌握也就指日可待了。

20世纪80年代中期，应出版社之约，在张涤华、胡裕树、张斌、林祥楣四位老师的领导下，我参与了《汉语语法修辞词典》的编撰工作。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工具书的编撰。参加之后才知道，编撰工具书真是个苦差事，是个出力气而又需要特别细心、认真的活。可能是社会上的多方面需要，也可能是出版社感到经济效益也不错，没想到这本书编完后，来商谈编纂工具书的出版社就有两三家，于是我们又编了《现代汉语多义词词典》，这本书重印了好几次，听说编辑还得了奖。编完后，大家感到太费劲，就打算洗手不干了，连数以万计的例句卡片都扔掉了。不料进入90年代，当时新修订的《标点符号用法》刚公布，出版社相当恳切地约我们编一本《标点符号词典》，于是我们在京、沪、苏、杭各地到处奔走搜集各种有用的资料，花了两三年时间，终于编出了词典，出版社说卖得也还好，很快就要出修订本。可是突然当头一棒，说编写的工具书不算学术成果，幸好这次卡片资料还没有丢掉，一些中年同志只好利用这些卡片资料去写论文和专著，《汉语标点符号流变史》就是在这种处境下逼出来的，但内容基本上都出自《标点符号词典》。后来这些中年人陆续升上了教授。世上的事情就这样，常常让人忍俊不禁，又哭笑不得。在这二十多年中，我们编出的各类工具书也有十来本，也算是为普及文化略尽绵薄吧。

语法、修辞、语体大体上勾画了我的语言学习的三个主要方面，或者说三个主要阶段。在这期间，我非常幸运的是遇到许多好老师，我们虽为师生，却情同父子。他们不仅传授知识，教诲怎样做人，还言传身教，指引我们搞好教学和科研的方法和门径。古人云：“事莫明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一语不能践，万卷徒空虚”。老师们要我不泛空言而务实效。所以我要特别感谢我的老师，没有他们的教导和提携，我将一事无成。当然，我还要感谢我的同

学、同事乃至一些青年朋友，他们充满着活力，又扎扎实实地做学问，经常跟我一起“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有时一句话，一个观点，就使我茅塞顿开，受益匪浅，结交了这批好朋友，也是我人生一大幸事。不过人生苦短。在今后的岁月中，如果还能做点事情的话，我就想把这有限的时间贡献给晚年所从事的语体、风格研究了。这个领域要做的事情还很多很多，目前走这条艰难崎岖道路的人还不是很多，我自己却有着浓厚的兴趣，现在仿佛有初入佳境的快感，就联合一些有志于此的同道，去探寻豁然开朗的桃源胜境吧。

感谢学校宏伟的规划，使我有机会出这本集子。感谢出版社的领导和责编在编辑本书的过程中提供了许多帮助和支持。陆放翁诗曰：“灯前目力虽非昔，犹课蝇头二万言。”我会继续学习，努力读书，勤于思索，写出更多的东西来回报大家。

目 录

前言 (1)

上编 语法学步

数词札记	(3)
量词札记	(22)
试论对举重叠	(36)
多重复句及其教学	(46)
汉语析句中的三个平面与句型分析	(51)
关于句型的确定	(61)
句子分析和句法分析的区别与联系	(72)
动词性宾语句与相关句型的选用	(80)
缩略语试论	(89)
汉语标点符号发展演变史略	(101)
现代汉语教学的阶段和层次	(116)

中编 修辞拾趣

试谈辞格的特点	(123)
论“兴”	(131)
论现代汉语中的“通感”	(144)
对于“通感”辞格的再认识	(153)

论修辞中的“移就”辞	(164)
试谈“反语”	(173)
试论“排比”	(178)
试论“委婉”	(192)
试谈辞格的运用	(202)
浅论词的感情色彩	(209)
学习毛主席诗词中的炼字艺术	(215)
论词语的变异运用	(219)
汉语修辞史的编写	(232)
中国古代修辞学史的回顾	(240)
漫评 20 世纪 90 年代台湾的修辞研究	(257)
中国修辞学的现状和前景	(268)

下编 语体探胜

语体、文体、风格辨	(279)
论语体划分的原则	(287)
有关语体学的几个原则问题	(296)
试论语体的交叉渗透及其社会因素	(300)
语体的通用成分、专用成分和跨体成分	(309)
论语体词	(319)
从语体角度认识量词	(329)
试谈语体句的研究	(338)
语体句谈片	(344)
试谈语体的规范问题	(353)
再议公文语言的性质	(362)
试谈公文语言的口语化和形象化——论公文语言发展的一个新走向	(367)
公文语言的表现风格	(377)
试论语体中的表现风格(提纲)	(387)
试论汉语的民族风格	(390)
中国古代语言风格研究的回顾	(401)
论风格	(419)
主要著述年表	(457)

上编

语
法
学
步

数词札记^①

数词是表示数目的词，是我们经常使用的一种词类。以前语法书上总把它当作形容词的一小类而附在形容词中，或者和量词合称“数量词”，直到最近它才获得独立的地位，被认为是词类的一种。

数词的使用历史很长，可是讨论数词的专篇论文却很少，因此，现在想把它使用的规律和方法向大家作一次简单的介绍，希望能够得到指正。

一、谈表次序的“第”和“头”

(一)“第”

“第”是表次序的词头中最常用的一个，也是使用范围最广的一个。

1. 它所附加的整数是不限的，可以是基本数词，也可以是合成数词。如：

(1)从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闭幕以来，已经整整一年了。(周恩来)

(2)第二十八团在湖南曾经取消了党代表，后来又恢复了。(毛泽东)

它所附加的数词表次序时可以和量词(度量衡单位除外)结合。

第三年 第九个 第一百二十四 第三千五百页 第一万零五本

而其他表次序的词头，范围就很狭隘。如“初”只限于表示“年、月、日”中

^① 原载《安徽师范学院学生论文集刊》，1958年。

的“日”，就是表示“日”也限于“十”以内，从来没人讲“初十一”。

2. 它可以管得住几个数字。如：

(1)对于第一、二、三、四次“围剿”，我们的方针都是歼灭战。

(毛泽东)

(2)我只同意他的大字报中的第一、二、九三条。

(3)《鲁迅全集》第六、八两卷已经出版。(《人民日报》)

这种说法多用于书面语，并且依靠标点的帮助，才使意义明确，口语中是很少用的。例(1)不需要写“第一、二、三、四四次”，因为这是按照从“一”的顺序数起，中间数字与数字之间没有间隔，而结尾那个数目恰恰就是它的总数。例(2)虽然也是从“一”数起，但在“二”与“九”之间有间隔，所以后边的“三”字就必不可少，因为“三”字在这里有一种总括作用。例(3)和例(2)相似。

也有按照从“一”的顺序数起，中间的数字间也没有间隔，总结的数字仍然是有的。如：

(4)《三十张工票》第一、二两段用了将近三百字叙述情况。

(茅盾)

这种情况多用在两个数字的连用上。

以上四例，每个顿号后面都应有一个“第”字，因有顿号帮助，“第”字可以省略。如无顿号，“第”字则必不可少。如：

(5)在运动转入第三第四阶段以后，在党内比在党外更加要抓紧整风的任务。(邓小平)

3. “第”字附加的数词表示次序时，有时也可以省去量词。

(1)老孙头我不数第一，也数第二呀。(周立波)

(2)第一，平毁封锁墙沟；第二，平毁可被敌人利用的汽车路，在其旁种上庄稼；第三，利用小块荒地；第四……(毛泽东)

例(1)是充当谓语的；例(2)是表示一系列的措施，这在公约、条款以及演说的论点排列中常用。它可以在句中充当句子成分，也可以是一种与句意无关的游离成分。

有些甚至连“第”字也不要。如：“一开会，二报告，三讨论，四结论，五散